

四書探微

袁翥鶚前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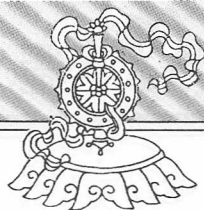
君子慎乎德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，君子是尊稱，君子則近一步界定有才德值得尊敬的人。禮記：「博聞強識而讓，敦善行而不怠者謂之君子。」先慎乎德，謂自吾之德行操守應列為優先。佛勝鬘經寶窟篇：「惡盡言功，善滿曰德。」又德者得也，修功所得，故曰功德。又有人倡德的標準：

- 一、貧以無求為德。
 - 二、富以能施為德。
 - 三、貴以謙下為德。
 - 四、賤以持正為德。
- 莊子知北遊：「人倫雖難，所以相齒，聖人

遭之而不違，遇之而不守，調而應之德也，偶而應之道也，帝王之所興，王者之所起也。」其大意謂，人生在世，與人相處於現實的人際環境中，是既複雜而又艱辛的，即使是以聖人之資質身處此環境中將也必須順應而不違，不可過份與人對立，隨遇而安而不堅持一己之主張，這叫做調而應之的人生哲學，也便是所謂「德」了。同時又偶而應之，偶是與之相偕，用親和力的誠意方式與人相處，是合乎修道的境界了；這種後天的人際相處之道，即使是帝王之事業，或者是諸侯之崛起也唯有如此從基層的形勢上發展起來的，





是順乎人性的自然之道。

至於如何調而應之，及偶而應之？調是調適，應是順應，以現代的名詞叫做穩健中改革就是了。即慳貪者轉之以施捨；懦弱者轉之以堅毅；虛夸者轉之以切實；浮囂者轉之以沉定；驕慢者轉之以謙恭；隨逸者轉之以勤奮；殘忍者轉之以仁慈；唯退者轉之以勇進；如此而已，即所謂調應和偶應了。

此外，易曰：「君子進德修業，忠信所以進德也。」其義是行也、善也、正大、光明、純懿之稱。又周禮有所謂六德：即知、仁、聖、義、中、和等；知是理智的，仁是慈愛的，聖是潔淨的，義是理性的，中是平和的，和是善意的等等謂之六德。又書經皋陶謨九德：「寬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亂而敬，擾而毅，直而溫，簡而廉，剛而塞，彊而義。」

總之，道是抽象的，而德卻可以具體而微的表達出來，所謂大德敦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不易，小德都可以做到的，例如身為公職人員，我可以用誠摯的態度為民服務，店員可用熱忱熱心的形色招呼顧客。不隨地吐痰、丟垃圾，隨意折花木，或製造噪音等等，則小德就做到了。

德，從彳（音赤）從惠，說文彳小步也，象

人脛之屬相也，左步叫做彳，右步叫做亍（音奇）足之步也，合走叫做行，徐緩叫彳亍，此意謂行功立德貴在不停向前之義。

如此有德而後有人，有土，有財，仁者以財發身，故曰有財此有用，財有多種；一、自由財富；如空氣、陽光、水資源。二、經濟財富；如服務業、勞動業、生產力等。三、生產財富；如工業的機器，車輛機船等。四、智慧財富；如著作權、專利權等。五、交換財富；如貨幣、金、銀等。六、消費財富；如衣、食、住、行、日用品等。故曰：德為本，而財次之。莊子曰：「德人者，居無思，行無慮，不藏是非美惡。」

有關命的說法，「惟命不于常，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」是指天命無定型的，常隨人之善惡而有所變更，所謂造命者天，立命者人，人之有大善和大惡都會改變個人命運的，孔子說：「天災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，寤夢徵怪所以做人臣者也，災妖不勝善政，寤夢不勝善行。」有關命的說法在四書論孟中不下有十餘處之多，但其意義不盡相同。在此所謂之唯命不于常，便是指個人之命，是根據人之善惡而隨時有所改變的命。

在此有則故事，昔有母子倆相依為命，子尚

年幼，正在早出晚歸去學校接受私塾老師的啓蒙教學，其中有同班同學數人，放學回家時必要繞過一條河灣回家，既費時又費力，但惟獨那位幼童每回時在河道中必有一位老翁爲之揹負而過，因此他總是能提前返家，其母覺得奇怪，有天她叫他兒子問問那位好心的老人，到底所爲何來？老人告訴他說，因爲你的「命」未來將是一位狀元郎，我是當方土地公，必要爲你服務的，小兒聽了原來如此，就把上情告訴了他的母親，那想到這位母親一時興起，想起了以前種種的與人恩怨，覺得某人有欺悔過她，某人也刻薄過，於是隨手拿著筷子一面數說，一面敲著灶上鍋子：「等我兒子做了狀元必要報仇雪恨。」可是這以後第二天老人告訴了小兒以後不接不揹你了，說是你未來狀元之命已被你母犯錯而取消了，這就所謂「惟命不于常。」姑妄聽之。

太上曰：欲修天仙者須行一千三百善，地仙者三百善。楚書：「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」有謂萬般帶不去，惟有孽隨身，徒然有金銀財寶何用！

昔永明大師俗姓王，未出家前在杭州當管理稅務官，因住在江邊，天天見無數的活魚被捕殺，心有所不忍，於是把每月薪金買魚放生，時日

一久，因薪資有限，但被捕殺的活魚無限，於是他動用了國庫的錢買魚放生，有次，上級調查庫銀，他因無法歸墊，被判死刑，臨刑當大刀揮向他的頭上時，刀竟斷成三節，監斬官馬上呈報錢鏐王，遂赦他的罪，並恢復官職，但他已看破世情幻滅，就出家爲僧後成道，這位就是淨土宗的第六代祖師。

